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沈安邦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七

宋　章如愚　編

官制門

監司

周始制監司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監其方伯之國國三人

漢監司漢刺史無常員時遣丞相史分刺諸州黜陟賢

否理斷寃罪武帝始置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專以六條察二千石其秩卑其權重故能激昂而自奮也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不察黄綬吏民有言縣丞者令各詣部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是二者可謂得刺史之體矣至於鮑宣舉措煩苛代二千石除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則勢偪郡國而後侵預其事矣

宋朝監司宋朝之監司漢之部刺史遺制也元城先生

嘗論之矣漢部刺史十三州以六條問事其五條則皆及二千石考其秩則六百石乃在千石縣令之下也秩卑則其人自奮權重則其志得行至於綏和更之為牧秩二千石其法墮矣唐制諸道帥臣兼觀察之權無有糾其非者是則綏和之制矣宋朝之監司以臺省寺監為之雖宰臣從官為帥亦許糾劾是則元豐之制也二三百年無方鎮之患其此之由歟宋朝監司有轉運使副有轉運判官使之按察官吏可也而又有提點刑獄

有武臣同提刑使之並察官吏可也而有提舉常平提舉茶鹽轉運置於乾德判官置於開寶使副置於太平興國此轉運之職也淳化中置提點刑獄四年省之景德中復置天聖六年罷之八年復置而治平罷之迨置於熙寧而提刑之職遂不廢提舉常平置於熙寧而元祐罷之既而隨罷隨復提舉茶鹽置於宣和而紹興罷之既而或置或罷迨至紹興之五年常平茶鹽併為一司而後提舉之職定矣然今之使副運判既不雙除武

臣提刑罷之復久常平茶鹽合為一司其名雖繁其職實簡昔在仁宗朝鋭意太平責任牧守於時范公仲淹在政府取不才監司一筆勾去而張温之之徒首被兹選風聲凜凜聞者恐懼當時不堪遂以三虎四瞪之名中之卒罷按察之名而變仲淹已行之政歐陽公有言按察所奏不能與行沮毀者一言便加輕信嗚呼若此而望部刺史之舉其職難矣哉

泉司唐有諸道鑄錢使故今之泉使亦曰都大鑄錢司

然必兼提點坑冶以為名者錢以銅為母而鉛錫其助也夫既以鑄錢為主意今其弊乃至於銷錢者何哉葢黃金白銀元無與於鑄錢而上之人利於得銅乃以是而優鑿山者俾之多方營銅也其意則善其法則未然者地之所産有無不可以强同也愚民利於金銀之獲不復計夫銅之有無採之於山既不可得則計無從出未免復銷錢以為銅耳利之所在死且不顧是豈刑罰之所能禁哉夫鑿山而得之者與銷錢而為之者其質

迴絶不同所司獨不辨之乎盍吏胥均其所入之利而上下更相蒙也銅日加多而錢日加少名曰鑄錢司乃導民銷錢之地也有能隨五金之所入而不强無以為有則害除而利自興矣

總司方今駐蹕吳會上流自蜀漢下流則負海江淮綿亘其中凡數千里所當控扼者皆制軍馬小戍數百大屯數千漕臣所入租賦而入於總所總所會所入錢糧以餉諸屯統軍者不與錢糧掌財者不施節制所以專

其責而分其權也以無事之時言之漕臣足以辦事以有事之時言之四總未為贅員凡是區畫得失相半然財之所聚公廉者寡貪冒者多籍浩繁之入而為奸利之資者不無官吏之弊不嚴賞罰軍政何由而肅乎

文公云總領一司趙忠簡所置語録

常平茶鹽司宋朝立法初意常平所以濟民饑茶鹽所以助國用昔分為二今合為一使之有無相通上下兼足也然今日在在常平有名無實茶鹽之利一孔無遺

何於利民者恝然而於利國者獨留意耶嘗觀熈寧變法諸州常平免役義倉市易坊場河渡等錢者委郡貳主之此乃王安石行青苗新法藉此以為國息也人主意在國息則利民之事不能以兩立矣今日雖去青苗之擾而諸州茶鹽香礬與夫所謂經總制錢所司督辦毫髪必計於此重則於彼輕宜乎常平雖有移互之禁覆糧之令更相蒙蔽徒為具文也獨不可原其故而為之所乎

論監司當改作按察自秦置守尉監司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某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刑獄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奏聞則刺

史為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徑自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又不是若非其人則害貽一路又須重諸判官之權諸判官之下又置數員官屬如職屬官之屬如此則事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得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又無煩擾耗蠹之弊今之主管雖視通判資格但權輕不能有所為但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為判官又為專達則監司不敢妄作矣文公

監司不盡其職皇華遣使專務咨諏繡衣直指風動列城是豈蒙蔽苟安之地哉則養安以自重積日以計資以因循為識時以緘默為得計以容奸為寛大以舉職為煩苛以興利除害為生事以激濁揚清為抗奸一事之當為則上下相倚首尾兩端文符往來終於不立一吏之當劾則左右顧望畏首畏尾符檄雖峻卒亦如初蹇帷問俗所不暇也馳騁原隰所不便也深山窮谷或以險阻不及至新貴故交或以人情不欲至其所至者

則前遮後擁吏卒漁獵悉飽其欲而後去反不若不去之為愈者
監司不敢舉劾况監司之於郡縣亦有不敢者某郡之守嘗為侍從也則幸其復為侍從而有所求某郡之守嘗為臺諫也則恐其復為臺諫而有所擊至於縣吏之與在朝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也民訴其守則封其詞以送其守民訴其令則封其牒以與其令是為守令執仇讎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寃者夫誰敢言州縣之

胥憑守令之寵以暴訴民誅之者某守令然章奏相望無非鼠雀之盜聲勢交援或漏吞舟之魚耳

輕從非人有以秩卑假以重權者漢之六百石察郡國是也有以權重而得專務祿者唐之以使持節是也使臨益部上動星躔車駐徐州旋至雨澤刺史之任所關如此而可輕畀其人哉非精神剛正不畏强禦則不足以任其職非風采奮發事業雄偉則不足以振其權在慶歷時廉直中正者方得舉而苛細矯激之人不用也

嘗任縣邑者方擢爲按察而僥求苟至者不擇也其後公正聰明之有科剛方豈弟之有目固不容非才濫廁其間者孝宗嗣位益重其選宰相進擬必反覆審問且親洒宸翰欲得剛正者奏舉數人監司之不輕畀也如此今也親擇之意易而爲拘牽者法薦選之功變而爲攷任之弊郡印方綰已懷攬轡使車未還覬倖且有先爲之地者不風力則勢要請托皆得以行其私資考是遷則闒茸庸繆皆將執例以取償於我矣

任監司之説有三愚嘗論任監司有三説資望不可太輕遷徙不可太數文法不可太拘資望輕則屬吏不畏遷徙數則意旨不行文法拘則省察不周知此三説則上之人無媿於責任下之人得以盡其職矣

郡守

漢郡守漢郡守地大而權重故二千石得以專制而有以盡其才按會稽一郡合今浙東西之地在其封内則其權安得不重趙廣漢之將兵屬蒲類將軍擊匈奴朱

買臣將兵與横海將軍擊東越是其兵得以自將而征討矣朱博名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夫選視其可以用者盡斥罷諸病吏薛宣移書屬縣黜陟易置惟其所為是其僚吏得以自進退矣文翁減省紀用度而自興學校尹翁歸論棄東海大豪市而莫能犯禁是其財賦刑獄又得以斟酌輕重而自用之矣然觀張敞與朱邑書曰佐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胷臆約結固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龔遂之於渤海亦願丞相御史無拘於文法

得一切便宜從事則知宣帝懼其專制而馭之以法矣夫是以漢之太守其地雖大其權雖重俯首聽命惟上所令而不聞其跋扈難制之患者葢自上有以馭之之道耳杜延年吾丘壽王一以治郡不進盜賊竊發則璽書詰責之而治行第一課最上聞有增秩賜金之寵核實之法嚴賞罰之用明此漢之所以多循吏也

唐郡守方鎮之禍豈獨唐世然哉原其所以致之之由由夫郡守之無權耳原其所由始於漢末而然矣初漢

置郡守以察郡國秩不過六百石漢成帝時遂更為牧秩中二千石則常一變矣始時奏劾二千石長史者皆下三公遣吏驗實然後退黜及光武即位不復委任三府故權在州牧廢置自由則又變矣其始以六條詔察過失者罷其後乃與賦政治民之事則又一變也始則傳車周流後乃更為重鎮爭據土地則又一變也愈變愈重至於東都之末方鎮之形已成而劉晏建論猶請重其權任郡守之權悉歸牧鎮知有牧鎮而不知有朝

廷太守之興嘗易太守為刺史又假之以使節之稱按前此所謂使持節者皆得專戮二千石以下是以古所以假太守者而假刺史此其重之之意豈無謂哉惟其邊屯之兵總之都督又其品位崇重不為少卿而刺史見都督之禮又已先為之極至且唐制刺史見都督必首屬戎服不敢以客禮見今狐峘為吉州刺史堅不如制見觀察使齊映譴為别駕此則雖假之以漢刺史之名果何益哉開元以來諸道使得專停刺史而代宗使

劉晏孜刺史六品以下杖而後奏此則所謂使持節之名又何相戾也郡守日輕而方鎮日强是無足怪

宋朝郡守大哉宋太祖之立國也夫趙中令之謀國也方鎮之强為天下深患弊根蠹穴蓋數十百年莫能去一旦盃酒從容談笑閒雅控御抑制有如嬰兒分其支郡在此無疑心留之邸地在彼無觖望置轉運以警其志置倅貳以分其權其規模遠矣哉夫收天下之精兵聚之京師州郡之兵若不足也而猶足以自衛也聚天

下之財穀入之京師州郡之財若不足也而猶足以自給也大郡十數指揮中郡五七指揮小郡三五指揮軍儲餉給屬之運司統制軍馬隸之守倅一旦有警可以使之犯難而忘死其兵何如哉二稅分數隸屬州縣地利羸餘歸之本州經費職之軍資庫犒宴職之公使庫而又使之回易收其息利其財何如哉强不至縱弱不至削此國初之制然也熙寧大臣用意過當盡削州郡之權籍郡縣兵併兵額一路團結五千人為一將置將

副專領軍情離貳役使不行而州郡之兵弱矣免役青苗色色取辦舊例財帑悉歸經費守臣所有者止有限額正使錢而已而又禁其回易限其醞造而州郡之財匱矣兵不足以自衛財不足以自給一有警急束手無措後日之患君子已預卜之嗟夫州郡之權不可以不削亦不可以過削不削則縱過削則弱得其中者其惟國初乎

京尹自漢以來京尹之任類多聲稱趙張三王劉晏許孟容韋澳黎幹魏

少遊薛元賞輩近世亦然近故也歐陽修韓維吳充范仲淹蔡襄杜衍劉沆輩數之下百官軍民萃焉四方萬里瞻焉君相必先知其人而後任之任是職者必自度其才而後居之也近觀列城凡令城下者類能自持亦以近守貳之故歟其亦自度其才之足以辨此歟廟堂量才之地必審擇天下之守令與夫守令之所以自審者皆然則郡邑之治班班可紀矣

郡守得人紫雲之宴切責藩侯選德之屏書及郡守祖

宗之重牧守者如此哉先張後王有聲於蜀卲父陳母迭稱於廣張方平之尹開封也人不敢欺田況之守成都也人不忍欺或以寛厚而比仲詩或以清介而過馬援遺錢不取劉君之盛德也外戶不閉曾公之美政也二州竟留杜公之遺愛循吏之政班班可紀遡其自來寧非自上之人有以激勸之哉

守令

守令守令自秦人郡縣七國末之有改也宋朝懲五季

藩鎮之弊凡朝臣領外寄者必帶省曹寺監宫僚之名奉使而出上至牧守監司下至倅宰管庫通以奉使目之所以均内外輕重之任也至孝宗朝不任守臣不為郎不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亦此意也然漢多良吏類由久任宋元嘉之政卓冠江左亦由守宰以六朞為斷也宋初懲創藩鎮之弊失之過甚而守令者率不過二三年重以熈寧新法之擾郡縣之財悉歸公上任是職者朝夕皇皇惟以財賦為念席不暇煖民不及親而去

官之日近家食之日遠為身之計紛然四出其何以循
良為哉雖然未仕善士皆可為也既仕循吏皆可為也
古者循吏省刑而薄賦斂今也倚刑而聚斂古者循吏
奉法而循理今也任法而背理板曹之供輸監司之督
辦無名之需非時之擾文移交馳促迫逮繫然則為州
縣者如之何而省刑薄斂奉法循理乎曰黄霸事刑名
之主而以寬和著名卓茂當紛亂之世而視民如子內
心有主行其所學無往而不可中無得焉視人以為趨

向雖平世亦不可為矣

遠方守令虐民無由上達近之官吏賢耶民謇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謇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日撾鼓上聞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寃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也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守檮杌饕餮為之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

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老泉

今日守令之弊守令之奸民號而訴者案牘相銜也重者不過罷去次者僅免而已舒之歲月民血之未乾而謫罰之書又以恩貸矣至於公卿大夫貪沓冗眊以不稱職聞者則皆剖符以左遷之不意父母斯民之職乃為逐臣之淵藪也　何公剡嘗言於先朝曰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臺諫監司下賢使之為守令是大

不然鄭州刺史以親故除豐城令尹以求劍補於己則便如國家爵祿何於私則便於天下蒼生何陳傅良

善治所感蝗避中牟鳳集潁川九江得人而去猛虎潮陽得人而去鱷魚善政感物者也米以王渙而通粟以李峴而賤有李勉則夷舶來有薛公則魚鹽至善政感人者也吴幷

秦無賢守令故民離而亡秦之吏非殘忍侵漁以逢其君則貪釁幸灾不逞之人也於是民之欲亡秦者十户

而八九矣關東之豪投袂一呼毛奮而鱗集戮力以傾秦者不可勝計烏合之師所至如破竹者大率皆郡戠其守邑俘其令以應之也不然則吏為自全之計挈地以賂而市一旦之命也又不然則談士掉三寸之舌傳檄而風靡其同黨之惡不遠臣妾者如三川守由四川守壯南陽守齮亦徒驅欲潰之民疾鞭而戰之不戰而塗地矣秦以虎狼之資尺攻寸取以呑天下一夕有變而三十六郡皆無人之墟子嬰之席未煖而天下嬗漢

何也無良吏也

守令數易之弊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民怨之可畏也今日遷其守明日易其令其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茍簡於治則弊民其自以為將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

蜀廣之守不應輕畀廣蜀之辟置近者數千里遠者萬里一時部使者以奏牘來上其能否其賢不肖一聽之所薦之人其親與故不知也其利與勢不知也其果長

於治郡與否不知也是又出於堂除部缺之外也名藩
巨鎮非長才弗畀無已則曰姑與廣郡與之蜀郡而已
是則蜀廣之守非庸才不任事之人則同列所不齒之
士也天下之勢無遠近無内外凡隸一折皆吾郡凡受
一廛皆吾民豈有近之民為重而遠者之可輕也豈有
近之地為貴而遠者之可賤也王者以民為天廣蜀之
民何罪而獨不在所重也
守令在勸沮郡計不上璽書切責密令治化擢為三公

懲勸之道時出而用之則騰桑麥之歌沸襦袴之謡鳴單父之琴富河陽之花將比比矣

縣令

漢縣令有自孝廉舉者趙廣漢王導劉輔尹賞平當有自賢良舉者魏相貢禹有自直言舉者王導有自方正舉者房鳳有自茂才舉者薛宣龔勝有自四行舉者何武有以能治劇而選者何並陳原陟導尹賞有自郡吏積功而選者朱博王訢則登進之路亦廣矣有遷郡守者王導魏相何並名信臣陳萬年有遷剌史者朱博有遷諫大夫

懲勸之道時出而用之則騰桑麥之歌沸襦袴之謡鳴單父之琴富河陽之花將比比矣

縣令

漢縣令有自孝廉舉者趙廣漢王尊劉輔尹賞平當有自賢良舉者魏相貢禹有自直言舉者王尊有自方正舉者房鳳有自茂才舉者薛宣龔勝有自四行舉者何武有以能治劇而選者何並原陟陳遵尹賞有自郡吏積功而選者朱博王訢則登進之路亦廣矣有遷郡守者王尊魏相何並召信臣陳萬年有遷刺史者朱博有遷諫大夫

頻年豐稔猶艱支吾歳一不登立見狼顧是以因訟事
而科罰其初數十千蒺至數百千用歳課而預借其初
一二年旋至五六年
州縣貪殘害民等事科罰之賦私入以為已物沾籍之
法輕用以為已威兩淮之陸運差科至於重疊而民戶
之流離不卹也蜀道之夫錢斂斂至於再三而井邑之
蕭條不顧也沿海諸郡之船番根括及細微而吏胥之
奸弊不問也貪吏誅求民財困於蟊賊虐吏峻急民財

困於追呼奸吏狎侮民財困於曲法懦吏委靡民財困於猾胥劉謂一握州麾便肆貪欲訟牒則不問其曲直獄市則不究其是非窮晝徹夜惟財是求常賦之外別立科名刷遞年已闕之錢立青册不移之限旬分定數納必加數或遣吏置局而拘催或差官下邑而根括縣道既極煎熬民間又難催索於是行一切之政據不根之詞開告訐之門以網無罪設羅織之獄以穽富民對人則戚戚嗟嗟謂周弊之難復對吏則唯唯諾諾議事

則端有可尋是以今日有窮空州郡而無窮空之知州有貧乏縣道而少貧乏之知縣天下財賦不在朝廷不在百姓而在士大夫之箱篋

州縣吏便巳而害民朝列而請郡曰吾為婚嫁之未畢也家食而求郡曰吾為孥累之猥衆也勢利之結交以冀援於異日親故之饋遺以報恩於平時於是以家為郡矣改秩而試邑曰吾姑以應令而非得巳也選人之為令曰吾病於徒勞而無補也於是以傳舍視邑矣

朝廷無幸法郡縣無幸吏則天下無不幸之民云云朝廷不能無幸法則天下安得無幸吏天下不能無幸吏則天下不能無不幸之民矣一守之幸一郡之不幸也一令之幸一邑之不幸也是以賦取有常數而擅移預借百端以取之無卹也財入有定額而擅發移用陰以取之弗顧也民既竭矣而斂不休力已匱矣而役未已民果何罪而吏與之仇也葢不仇民則無以資吾之苞苴也無以厚吾之囊橐也

能吏良吏不同精神可以照民情風力可以駭俗聽吏之能也吁抑孰知斲喪斯民之和氣虧傷國家之至仁者未嘗不在於能吏乎夫能吏以督租辦課為能以搏奸擊強為能以一切之美觀善最為能以巧取陰奪之計無出其右為能而所謂良吏者則輸課以後期闒冗政以無能闒抑強扶弱以不得其術闒巧取賂遺以不由其徑闒然吾講求田里之隱陋則吏之以能名者往往有賦毒於蛇政猛於虎民敢怒闕

於天而顲無告者而郡有循吏則政藏於市廛之貿易[闕]於農桑之種植而良法美意則隱然於匹夫匹婦之心惜哉良吏之不多見也上雖有意於精擇然所得者辨明法令者耳鉏擊奸邪者耳知事情於鉤距者耳學道愛人於武城者誠心於單父者有乎無也三稱善於蒲不敢欺於鄴者有乎無也嗟夫珥筆教訟者傳問孝之章務耳鎖吭者深春耕之耒一邑之微古人之治如此正不待夫今之所謂能吏也　理財者牟利如

秋毫立威者用刑如刺骨知術者施鉤距文法者用刻深則必曰能吏也有用之才也持心近厚者似怯慮事過詳者似遲好持義者似迂恥言功利者似拙則必曰腐儒者無用之才也非操切之風勝而豈弟之政泯歟上供之數使之無缺留州之租足以自給則偃然自足以為稱職矣雖期會急於星火文移慘於矛戟上之人不問也課額一有不敷綱運一有不繼則怨然遂去恨晩雖小民愛如父母百姓以為司命上之人不䘏也非

撫字之心薄而催科之令慘歟孫琰 饕者以民而填其貪贜之溪壑健者以民而試其屠剥之斧斤
上不應以財賦責守令今天下郡縣皆為計司理財之地承流宣化字民之職皆為計司理財之官常賦辦矣雖谿壑其誅求不卹也上供輸矣雖鷹虎其苛刻不責也不然則息爭虞芮無益督責之煩徧野農桑莫贖催科之拙世無盧坦孰肯違租賦以受罰人非何易于孰肯却榷茶之請以賈禍乎 財賦辦則陟陞矣朘削生

民剥及肌體無所考也期會失則貶黜矣雖撫字心勞
受養備至無所見也建章奏上分晝再三其得罪而去
者非茶鹽酒税之不登則上供總司之不辦也非户部
常額之過期則轉運需求之不至也詔下襃美增秩賜
金其躐等而進者非額外聚斂之有餘則經費衍用之
俱足也非坑冶鼓鑄之餘數則必密進留州之兩盡也
財不辦則病官財必辦則病民今之試邑甚難也以
易于而短於督賦君子謂之不智以冉求而事於聚斂

君子謂之不仁以淵明而忸於督郵君子謂之不勇戴星而入令佐之相與語者非錢粟之説無庸議也奉文書而立者雁行以進非錢粟之計無庸書也箠楚列於庭下呌號痛楚流血被體非錢粟之事無庸急也州縣催科獄訟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聽訟猶人必使凡有官君子皆知從事斯語鍾師禹

然至於涖官臨民之際則所謂財已竭而斂不休民已窮而賦愈急每蹈韓公昌黎之戒而有司之不犯也囹圄之空虚也刑措之

不用也每不能追還隆古之舊觀何耶豈時非成康文景之世人非龔黃卓魯之流古今異習而太平官府不多見於天下耶曰非也夫綰銅章紆墨綬分民社膺胙土者孰不曰守以牧名當以惠善為先務也帥以師名當以教化為已任也官以親民為名當以撫字為意而不容有一夫之向隅也今乃不以留心撫字為稱職而以財賦促辦為任職不以甘棠聽訟為盛德而以簿書獄訟為癡兒之了官事是必有由也

奉使

輕相擇使敵國有事相待以相無事將覲以使令之所以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差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强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至也今乃强之彼有倉皇失措為夷狄笑而已夷狄觀之以為樽俎笑談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宜其無人也　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

間足矣

遣使女真無謂信使再通謂之屈辱可也謂因以覘國亦可也邊諜不明彼此間隔藉一介之遣或可盡得其虛實之狀古之人有行之者鄭元璹之於可汗是也非外示羈縻之誠則無以為生聚之計古之人有行之者范蠡之於吳是也譬之奕碁面置東西取舍旁角顧今日勉之所以結局者何如也

使權輕重提師百萬不能攻城掉舌三寸可以縛敵故

欲戰則使命輕欲和則使命重臨淄之兵志於克敵則酈生之說姑為餌而恤此使命之輕也平城之役主於弭兵則婁敬之往舉城望其有成此使命之重也　爭言氊帳執節自誓固可尚矣而乃憚於復往甘言陽許信而歸報固可喜矣而乃墮其虛紿大夫出疆茍利社稷則可專之春秋之義也或恐假以生事奉使有旨矯制造命漸不可長漢儒之論也或謂沮抑成功是將如之何而可

內外官

周重內輕外朝廷郡國天下之爵禄也使士大夫止為區區之爵禄者計則初何內外之分惟其愛君憂國之意有不在此而在彼者此仲山甫祖齊所以允懷而國人所以眷眷於我周公也歟

均內外康王之新陟位也而誥諸侯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雖所以勉之適所以慰之也猶曰在中在外猶一體也又稱之曰一二伯父固所尊之亦所以

親之也

周冢宰屬官或問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當時下兼冢宰而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士大夫所不屑為之事何也此固所以論道經邦也人徒見夫内外廷宿衛之士之賤者也烹庖饔饍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裘服為末用而宦寺嬪御灑掃使令為冗役也而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而茍苾苾皆是人為之

盖公卿大臣内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居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比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惑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旨奢靡以中其欲小廉小謹以示其信人主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猶樂於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相成王而詒後世哉又不獨見於太宰之屬他日立政之作尤拳拳於綴衣虎賁趣馬之微焉

周內外廷相通小宰掌宮刑以貳太宰宰夫掌朝法以貳小宰皆通內外之官也故太僕傳言於宰夫宰夫傳言於小宰小宰傳言於太宰又有內宰雖掌治王內之政令亦屬於太宰以此知周之宮中府中實合為一體也

漢內外無輕重之偏天下之勢有內外而輕重之權勿使有所偏舉則善矣古之人常均內外之勢而中持衡焉不泄邇不忘遠而吏之出入內外初不容有所決擇

於其閒漢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又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補郡國守相其所以為内外制者未嘗不均一也文帝名季布於河東以其使酒而復之郡若有意於重内者然詔遣列侯之國為吏雖丞相周勃有所不敢辭則曷嘗不以外為重耶是以嚴助之厭承明而出補為會稽守非以内為輕外為重也其均秩之禮則然也蕭望之雅意本朝而不樂平原守非以外為輕内為重也其愛君之心則然也故

助自會稽名留侍中望之自平原入為少府其出入內外安有輕重區別也哉愚甚懼乎奸邪之害正陰傾巧計使賢者不獲安處於朝而人主不加察也故汲黯迫於淮陽而不得久居位雖有出入禁闥拾遺補過之願而不克遂京房沮於石顯而出為魏郡守雖有通籍殿中以防壅塞之請而不得行若是曰人臣之願位有所決擇內外之心其亦君見之不明哉

漢初內外朝相通其後始不相關漢御史大夫屬官有

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圖籍祕書權尊勢重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内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統内也内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郡治狀黜陟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外中丞在内内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内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

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内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宴見入奏事見高帝擁戚姬高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宫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體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内外之限矣夫是以閹官雖寵丞相猶以檄名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

自武帝晚年宴遊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旣以尚書居中而憂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帶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如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為大司馬領尚書

事宜若合内外為一然亦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稱内朝
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議
不惟不得至内廷且不復預内廷之事矣夫宦官典中
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
尚書之職霍光告田千秋所謂令光治内君侯治外内
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𢧐衰也及光武懲外
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閑職
而職尚書及中書專委任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歸

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廷而親內廷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委任士人之制而專用奴僕薰腐之餘矣桓靈之季御史之權盡歸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疎隔於外御史緘黙於內監自古內外之不相屬未有如東漢之甚者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使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

而闕節脉絡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於法度之外使内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末流遂以若是極耶

漢内外常若軒輊大抵漢内外朝之勢常若軒輊方外朝之勢伸則申屠嘉得以名辱大臣及中朝之氣盛則嚴助朱買臣等輩得以數詘御史丞相太尉彼非能自為軒輊也顧人主抑揚輕重之意如何耳大抵文帝專任大臣畏服公議故外朝得志而内廷詘武帝不假大

臣以權勢欲適一已之私意故多致口舌議論之私人謂之天子賓客以軋之彼其意固與資之自助以排抑大臣也故中朝得志而大臣詘

唐內外官迭為輕重唐自天寳以前朝廷尊隆士大夫皆以仕於朝為榮故外輕而内重倪若水以京官選為河南採訪使不為薄矣然視班景倩貳卿之行至有登仙之歎景倩自揚州採訪入為大理少卿若水餞之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恨不得為騶從葢是時雖自朝廷冗官擢為方面者嘗自謂下遷其後

一經中華之變故自是朝廷不尊外勢轉輕而爲重加以刺史月俸至千餘緡而方鎮所取無藝京官之禄浸浸寡薄故薛邕由左丞刺歙州此貶也而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而有洪州别駕之求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凡幕府賓僚有所忤於主帥者始薦入爲郎吏其嘗遷臺閣者又寧以不赴取罪去矣然推原士大夫所以恥立於朝廷之故葢亦有謂是殆不在於區區俸禄而已李泌增俸之請毋乃見其一未見其二

乎　盧懐慎曰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而牧遐方是謂惠近而遺遠彼遠方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

宋朝均内外州縣為滞路朝廷為經途重内輕外人情大抵然也雖然亦在乎所以取之如何耳祖宗典憲改秩者必宰邑典郡者方除郎寺監丞之既更必出千里之地郎官卿監之已歴必分一道之節更迭之制為一代之良法是陳若拙知潭以辭而被責郭贄知天雄雖

辭而卒遣祖宗之職令如此孰敢以外地為輕哉趙昌言之知天雄以能政稱而參大政劉昌言倅河南以言事稱旨而知樞密院祖宗之恩賞如此孰不以外地為重哉當是時風俗渾厚人知義命張知白身在館閣而乞領外郡韓授官至正郎而自請知縣不計品位之崇卑不論祿秩之多寡惟知盡瘁報國而已其用心之厚何如哉今之縉紳奔競成習居內則為遷在外則為黜亦豈盡無張知白韓授輩然不可謂皆若人也祖宗黜

陟之法盡亦講而行之乎紹興之詔曰卿監郎官更迭
補外侍從有闕選守臣監司此法而可行也乾道之詔
曰外有治效擢之内職内有實績擢之外任此令尚可
申也外官月俸尤更豐足有能以唐為言如范仲淹富
弼者乎二千石治效增秩賜金有能以漢制為言如昔
人者乎不然彼方有登仙之望吾乃强之以勞人之職
亦終於不樂而已矣不樂其職何以牧民
帖職祠禄國家之所以遇臣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

加矣特未知臣下之所以報君為民之意如何耳夫居其位而後享其禄任其事而後安其榮必也上無負於君下無負於民中無愧於心而後可也今也朝廷大臣至於州縣小吏有居其名而不在其位者有尸其位而不治其事者不知其幾人也或閒居而祠禄或優寵以職名或坐屐磨勘或例沾郊賚或引年有加恩或老死有遺澤考之漢唐典故自食邑致仕奉朝請外所未聞也其視自提壺飧仕無稟俸之代為如何耶國家之所

以待臣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王安石乃挾祠禄以為擠屏之具司馬温公提舉嵩山崇福宫凡四任神宗末年欲用光而蔡確王珪沮之乃已蔡京乃假職名以為寵利之私其所以報君為民又何如哉臣之厚民之薄勢使然也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七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八

宋 章如愚 編

官制門

吏治

宣帝循吏多於文帝宣帝寛仁恭儉不及文帝天資刻薄頗類景帝其所能垂意吏治而以良二千石為重者徒以舊勞於外備知閭閻疾苦吏治得失故也其天資刻

薄終不可掩夫是以循良之名多歸於吏彼其循吏之數多於文帝之世者正以文帝寛厚長者德意志慮盡出於已不待吏為之宣帝德意既薄於是循吏之名始稍著見於世名不在君而在吏既有以見其君之無足言者然自數人之外酷吏亦可知其不少矣貫珠舉郡縣皆循吏而無循吏之名纔説循吏必有酷吏區别於其間故漢之循吏正為宣帝而作東漢之循吏正為明帝而作陳君舉

德化盛則循吏無稱循吏變風之美酷吏變小雅之刺

德化在上風俗淳一則循吏無稱文帝時是也吳公故不立傳加正雅無風教化闕則國異政然後吏著稱文翁興學是也如列國有風宣帝循吏最多亦有褒貶知擇任二千石良吏為盛宜褒然宣帝雜霸刑名一時吏能亦多承宣帝意嚮惟王成黃霸龔遂名信臣朱邑有德遜之風義歸於上則上有歎武帝時只一仲舒然事不止於循良吏洪寬裕儒又與仲舒不同循吏各有所長朱邑廉平王成勞來信臣勸農文翁興學

宣帝雖有循吏亦有酷吏宣帝時雖有循吏酷吏亦不少循吏只是數人皆緣宣帝德意薄故名歸良吏若文帝時豈可勝紀又緣帝長於民間故知民疾苦緣在民間知官吏欺弊賞罰不明故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緣知民間愁苦由吏不良故選良二千石此良吏所以盛也然宣帝雜霸任刑一時能吏皆以嚴治承帝意向惟王成黄霸龔遂名信臣朱邑有德遜之風文帝吏不入循

吏酷吏傳

景帝始有酷吏文帝寬仁無酷吏景帝初承文帝後吏尚寬郅都獨嚴故為酷吏之首然郅都乃在鼂後文帝吏不入循吏酷吏傳景帝始有酷吏緣景帝學鼂錯寬仁聚於文帝此酷吏所由起也

武帝時皆是酷吏武帝朝無循吏皆是酷吏武帝本非慘刻之資只緣多事欲齊之以刑班固正其名別其義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序意當矣迹其上以為能一語即見上之人欲齊之以刑之意矣

武帝以酷吏為能能之過則為酷故能吏多見於酷吏傳故凡武帝之所謂能者皆班固之所謂酷也葢武帝正以多慾而起多事惟天下之惑亂吾意也故寧以刑法整齊其民以能吏趣辦其事故班固云雖酷而能稱其位矣楊僕為主爵都尉治放尹齊上以為能拜為樓船將軍王溫舒為河內太守好殺行威上以為能遷中尉凡能吏必有赫赫之名故王溫舒為廣平都尉廣平道無拾遺迹其上以為能一語即見武帝齊之以刑之意

考課

唐虞成周考課先申明邦法而後誅賞或問太宰之職正月之吉乃始和而布之正歲之月乃始垂象觀之邦國都鄙官府之中乃始施其治牧監正貳之屬乃始建其人何也此所以申明吾之法也歲終三歲將有以考課其人正月正元日四岳四門之詢闢四目四聰之明達十二牧之咨二十二人之戒猶諄諄然命之者是固將以為考績之地也夫是以前黜陟去四凶天下至於

咸服後黜陟而分三苗庶績至於咸熙三代以來世守此道周人考課之法尤嚴於唐虞三代之舊考之周禮有所謂逆其治者執吾之法而逆儆戒之於其先也有所謂待其治者既儆戒之則待其成而考驗之於其後也如宮正豎師司會大司徒小司徒卿大夫族師黨正鄙師内史司寇士師之屬則皆所以考其事如宮正饍夫酒正太府職内司會司書内宰司泉泉府槀人舍人之屬則皆所以考其財如太宰小宰宰夫則兼統而兼

考之故日之有成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之也宰夫今之而小宰受之歳有會歳考之也小宰賛之而太宰受之也三歳之有計三歳考之也冢宰賛之而王親受之葢有官則必有事有事則必有考人與官不相違功與法不相悖則置之賞之其官則然其人則不然其法則然其功則不然則廢之誅之太宰既已三歳計吏而殊賞司士亦三歳稽士而進退非一切委之以法而聽其人之自縱也周人考課之嚴如此夫豈遽

行其法而逆其效也哉其本末源流固自有次第非汲汲焉於朝夕之頃蓋曰成曰要雖不廢於日月而會計之大則必遲遲於一歲三歲之終申飭儆戒之必嚴勤勤於正月正歲之始在太宰則始和挾日而後斂在小宰則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而懼之以大刑在宰夫則正歲以法儆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而勸之以良能以至大司徒正歲帥屬觀教而卿大夫州長黨正以考而讀焉大司寇正歲帥屬觀刑士師亦憲而禁

令焉故凡昔者經國之大綱為治之條目煜煜然常有日新之意奉行之吏聯事合治之人欣欣然常有日新之功法若始立之法人若始用之人戒飭勉厲之餘有奮發而無懈怠有勑正而無玩弛能否畢見賢不肖無所隱至是考績之法始可行小而予奪大而生殺始可以各當其情也

考課詳於外而不詳於内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漢

考課之法詳於外而不詳於内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

官郡國長吏既有以上計以較其殿最而部刺史以其六條督其治行天子時遣使者乘傳行四方以察吏考俗而公府聽采長吏臧否以謡言舉按輒被黜免大率於外為詳也至於内則不過三府者光禄勲歲考察德行以進退之而已雖曰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然進退之序亦未必一以考課為黜陟也焦延壽為中黄令舉最增秩王温舒試亭長以事數廢賞罰若甚公矣然皃寛

為左內史與民假貸而負租課當免而更以最治評為第一而卒不聞其擢用此皆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也至於京房奏考功課吏法欲以丞令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尉有盜賊滿三日不舉發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尉負其罪則又行之於縣有上下相司之意其法煩碎不可用矣甞聞魏正始中上使王昶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為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郡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比較之制由此言

之聖主明於任賢畧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不可得而知也大意以上考下郡以課縣如扶風課茂陵蕭育第六是也州以課郡如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則奏事舉殿最是也丞相總職庶官如丙吉之歲竟丞相課其殿最以賞罰是也

唐考功之法善考績之法唐虞至成周未嘗一日廢也秦漢之興此法亡矣京房區區欲舉而行之卒不見效而身死讒口漢魏而下未能行其緒餘者惟唐興獨有

成法終始行之以有可稱焉其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才術以善與最相為乘除分為九等以考中外官上者加階其次進禄其下奪禄又其下解任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官外官考而以給事中中書舍人莅之其後屢置知考使嘗以宰相董其事見於傳記如孫狄之鑒班宏之公趙景盧承慶之達崔隱甫之敏趙宗儒之核皆可以稱記雖孫逖宋朝人書何易于事托言邑民譏益昌令不得上考然易于

以不失考中上雖陽城自書下考而益以顯名至如李渤考功員外郎爾乃自宰相而下升黜之雖其事不見施行讀其表辭抑揚奮厲令人神竦大抵唐之法唐虞三代之美意也三代而下皆不能行獨唐能始終行之此其所以為可嘉也矣且其間豈無狥私任情之弊而其法自不可廢必也因噎廢食因溺廢舟則宰相之除授長官之薦舉豈皆人人無私而亦可廢乎嘗考之唐世以物望取人而不疑於有司者其槩有三一曰貢舉許

人以廉獻往往皆得公然推薦二曰選曹鑒裁甄拔不一切關於資考三曰考功有褒貶之實有升降之由此三者今皆無有然唐賢言選舉之弊多矣至於考課初無異議趙景審官六議其四亦言考課之善而已今若舉而行之又何難焉

薦舉

武帝朝所薦皆言利之人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以吾觀鄭當時之立朝未免於逢君之惡也武

帝外興師旅內修宫室窮奢極侈使其不得興利之臣四顧索然莫能措手又將懐財盡民散之懼卓然更化復於質朴使哀痛之詔富民之侯必不至於末年而後行也當時不知出此反逢迎武帝之意薦東郭咸陽孔僅榷鹽鐵算舟車言利析秋毫以満帝之欲俾帝之侈心與財俱長是猶蛟龍之雲雨虎豹之羽翼也大節耗虧縱有推轂賢材之意豈能揜其失耶昔鯀之湮洪水三苗之即功共工之象恭滔天彼其竄殛之刑無可疑

者惟驩兜亦嘗稱共工於堯朝而遽與三人同罰者抑有深意焉功莫大於進君子罪莫大於進小人小人一至則亂國無所不至推其原究其本非自人以薦之小人安能自進哉以是而論雖切其罰不爲過也當時茍生於舜之時吾知其不能逃崇山之貶矣

舉主改官之弊今議者以舉主轉官爲進賢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謹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

求之人性庸闇者各舉不才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進矣請求者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與進賢之法乎連坐舉主之法非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得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宋朝自祖宗以來責有薦舉除授之目仍列舉主姓名或在官貪濁不公柔懦不理職務廢闕處斷乖違並量輕重連坐且夫人之難

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故曰今之法責主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

薦舉為國非為已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羊祜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嘗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狄仁傑薦張東之又薦姚崇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曰天下桃李盡

在公門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孫抃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婁師德薦狄仁傑仁傑亦不知王旦舉孝行簡行簡亦不知此舉人不以為巳恩者也左雄薦周舉為尚書既而雄舉馮直不當舉即以舉劾雄此為人所舉不以巳而受其恩者也或問報國孰為大曰薦賢為大竭一身之智力其效少竭衆人之智力其效多

宋朝有擇舉主察舉人責舉主之法擇舉主於未用之先察舉人於方用之始責舉主於已用之後此祖宗之良法也咸平初上語李至曰凡所舉官多聞謬濫不若先擇舉主此擇舉主法也太平興國之詔曰九品之賤一命之微未嘗專望於有司必須名對於便殿此察舉人法也乾德之詔曰除授之制書舉主姓名或不知舉者並連坐之此責舉主法也擇之於其先則人知所勸責之於其後則人知所懼天子又於其中而致察焉則

其權又不專在有司矣祖宗朝舉京朝官委之蘇易簡陳恕舉御史委之樂黄知自陳微謂其人足以堪是選也今之達官不能皆偉人一當其任例可揀掞廉謹者舉清幹贓汙者舉貪濁比之匪人如薦賢何祖宗朝高惠連之績用面授朝官張祥之自新授以令長此皆親得於顧問者也今之班引特為文具去黼座於數十步之外聽唱姓名而已旅進旅退何以知人若乃連坐之法則祖宗之所嚴而今日之所寛也昔邵餘慶受誓戒

不及猶劾舉主卲煜舉非其人已經數宥猶至停官其法之嚴也如此雖曰改節中變許自陳首而又有不在陳首之限者令也不然罪犯已著不可庇護舉主乃以陳首而免連坐不罰而懼能幾何人三法皆壞而薦舉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竊嘗因胥黷之言而深思焉舊制薦人不限員數自張易所舉猥多乃始限之舊制常參官得論薦其後常參官不許論薦舊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論薦其後須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是向之

法踈而後之法密矣然天聖中改官者止數十人皇祐中已六七十人至於治平則三倍其數法之踈者其數省法之密者其數增此其故何哉大抵有勅舉有限舉勅舉主者闕其人則舉不闕則不舉也限舉者每歲有舉雖不闕亦舉也祖宗時闕令長則詔舉令長闕幕職則詔舉幕職闕京朝官則詔舉京朝官士大夫終身所舉一二人而已故可以選可以責天子亦可以閱視自夫監官郡守歲舉限員不問賢否但欲充數一人之身

更六七任則所舉不勝其衆雖欲行三者之法烏得而行之限舉不可行勅舉不可復善謀國者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矣噫薦李師錫者凡三十餘人擢之不次可也而上與循資胥積善吏用昭歷任書考薦之者無一人終身選調可也而特以京官與之祖宗權衡固有出於是法之外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薦舉得人吕蒙正之册備盡人才陳述古之槖皆天下名士先正知人之明薦人之公得人之盛如此哉大抵

祖宗盛時公道著明大臣知薦賢報國而已士大夫知行已律身而已上以公取下以公進一毫之私心不預焉恩自已出王公曾嘗惡焉謝恩私門吾所不敢曾其今之師德歟曹彬之薦其子祈奚之於子也吕蒙正之薦其姪謝安之於幼度也范仲淹嘗攻吕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唐介嘗劾文彦博而彦博復薦唐介此裔元之於陳球解狐之於荆伯柳也劉安世以不通温公之書而被擢則恬退者進張師德以兩詣王相之門而見

郤則奔競者退論薦如此尚何議然則被薦者如之何曰范仲淹之於晏殊每以不稱為羞若此者可以受所薦矣未被薦者如之何曰吕舜從嘗謂勤於職事乃所以求知若此者可以得所薦矣噫薦人者不私所薦被薦者不負所薦未被薦者不干所薦又烏有薦舉之失實哉故愚不敢以任法論祖宗而以任人論祖宗

舉人乃所以為賢已賢不及賢也已賢而舉人之賢斯賢矣已能未為能也已能而揚人之能斯能矣陳述古

襄之侍經席也所薦之士自司馬君實而下三十餘人皆賢能之士也嗚呼盛矣其後高宗紹興元年求賢手詔亦舉陳襄薦賢事

趙普堅薦二人普之相太祖也嘗為其事擇官普列二人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太怒裂其奏擲殿陛上普色不動播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則補輯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人

限日舉賢慶元六年臣僚申請述孝宗之訓明詔兩省侍從臺諫之臣限三日各舉一二員謂嚴三日之限所以杜臣下請托之私奉聖旨依仍不許宰執臺諫侍從親戚子弟交薦

改官李垕進卷云初選人之未改京官也但以積考序進雖有保舉課試之式進者不必皆由此途真宗益謹課試多所升黜而保舉之詔又數下進者稍繁矣大中祥符三年始募幕職州縣官須三任六考始得論薦被

保舉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亟加遷擢執事頗惡其濫命自今待及五人始以名聞自明道後則又裁定内外臣僚歲舉官數文臣自待制至御史武吏自觀察至諸司副使各有等級不許輟過而被舉者非其本部監司按察司不聽磨勘其法制頗詳寶元末因上封事者言磨勘京官者必六考以上而嘗犯罪者加一等選人六考而改官實起於此慶歴初更命諸州視邑之多少薦舉差等而守將始有限矣皇祐初更命監司以所部多

少劇易之差為舉人之數尋復裁定舉京官數而部刺史之舉始有定限矣

舉官額天聖數十人紹興百四十人孝宗朝百二十人為是真宗行三年磨勘之法皆可積考而進無賢愚之別故自真宗以來改官之制不得不限其舉官

選舉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

禮樂以造士夫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而後官之

周禮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之吉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貳之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

治之

漢唐制度選舉之法一變而為辟舉再變而為限年三變而為中正四變而為年停五變而為科目自隋始置進士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之不一而明經進士尤貴其得人已盛可為後世之良法也古之所謂鄉舉里選猶曰鄉里之舉選云爾唐則不然舉以禮部謂之貢舉選以吏部謂之銓選其名同其事異而其意於古有合苟循其制而善用之雖古所以取士之方何以加是哉漢

初為辟舉之法限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經學三曰明法四曰任事要知本末具舉此其意又與周官考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豈遽相遠然而舉之於郡國而任之於王朝其初天下畏法莫敢繆舉而不舉者有罰其後舉者猥濫而妄舉者有罰則狥私忘公之弊已形矣左雄為限年之法但使諸生試學文史試章奏一切責之以課試而貢舉之漸興也當是時胡廣張衡已議其非以為詔舉孝廉一以能誦章句節奏按為限是為捐本

而忘末而魏氏之興遂立九品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其取士之意本欲合之於古以徳行為先而其弊乃至於純任閥閲不論賢愚故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晉宋循襲莫之革弊夫以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然流弊之甚歴代厭苦反不若左雄課試之法行之十年號稱得人然則善法古者又何必徇其區區之名也九品之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於是崔

亮為停年格士無賢否專以解日月為斷謂之年勞甄陞蹥而行之史謂魏之失才自亮始然其法亦因時制爾夫豈得已哉崔亮年停之法即裴光庭之循資格也於時為譏於今為用是亦烏可少哉觀亮與甥劉景安書亦以激於中正之弊而為此爾故格法創於魏科目興於唐皆所以救中正之弊也陳黯曰進士科目自漢至唐為擢賢真知言哉

唐選舉之弊當唐之時言其選舉之弊一曰不求德行

而第考文章之末藝以為非古薛登曰古之取士必考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漢世求士亦觀其行碩文效試官武閱守禦劉嶢通鑑作劉曉上元元年國家以禮部為考試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驅馳於才藝不務德行楊綰請因古制縣令舉孝廉於刺史刺史升之禮部栁冕言文章之士不根教化進士以詩賦取不先道理明義以墨義考試不舉儒術選人以書考殿最不尊人物各有旨義著於史集以此知本者然而不考其

所以變之之由則亦不足以為義也古者天子自治者王畿千里之外即為封建其王城二百里之外又責之都鄙之長則天子所治者六鄉六遂二百里之間耳當此之時四民皆世其業無越乎分守其比閭之民修其德行而書之鄉大夫者又非有後世驟貴峻拔之埶固亦無所覬覦而其心術純一毀譽自不相冒鄉遂之官下視所隷伍伍相聯朝夕相習可以指數而心喻又不難乎考察下漢而郡國雜置然其僚佐皆自辟除常歲

所貢率二萬口貢一人不過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
朝公卿之重一歲之久按郡國所推薦一二百人之賢
否進退雖在數千里之外亦無難者自漢武稍稍裁抑
侯國秩二千石不許擅授魏晉而降權益内移故有勅
用州簿郡功曹者至於隋制則一命以上之官皆由朝
授由是朝授歲選動以萬計而後世爵禄益貴奔競成
習欲以無形之德行不可憑之毁譽人人察之而冀其
有得豈不難哉魏之中正曷嘗不以德行為本而流弊

之甚後代苦之要知封建不立世禄不行郡縣之權悉歸朝廷而欲做古貢士之常制不可得已故科目兆於漢興於隋著於唐而備於宋朝此誠擢賢之路也誠使收之以貢舉格之以法律而分置之朝廷與州縣嚴為考績之法而徐攷其後豈不合於唐虞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之良法哉而奚遽不足以得其德行之實也哉又奚至於捨本而徇末也哉

鄉評人之實行能掩於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逃乎鄉黨之

公議故古之論秀必本於鄉而漢之取士猶有鄉舉里選之遺意也武帝求賢良國人共推公孫弘以充賦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郡國特以其子為郎中令一推兒寛則曰知之久矣一言蕭望之則曰此東海蕭生耳一薦龔勝則曰固已聞其名其令聞美譽固已素著於鄉而達於朝廷之上蓋如是其不可掩也至於鄙食其家貧落薄縣中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丐貸無節不為鄉里所稱公議之在鄉里昭昭乎不

可泯没安能掩其所不知而用之欺君哉是故能自持於鄉者然後州縣拔為幹佐曹吏能自立於州縣者然後五府辟為曹掾能自効於五府者然後朝廷所選用其初皆本於鄉里公譽也是以髙祖之初郡縣各置三老相帥為善而又設為孝廉之科以取士其殆有意於鄉舉里選之舊乎

貢舉髙宗時劉祥道言歲入流千五百經學時務比雜色人三分不及一玄宗時楊瑒言流外及諸色仕者歲

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是唐科目取人不及雜色入流之衆也然唐取士之途又有二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而楊瑒言明經進士百人二監生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而得第者無幾是言生徒不及鄉貢也進士科不過三十人故杜佑言進士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一二是進士又不及明經多也生徒不及鄉貢進士不及明經明經進士又皆不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開元移之禮部所謂

主司皆有常人則既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也亦可預托之貴者以勢托富者以財托親故者以情托此豈復有真貢舉哉故有因權勢以相傾奪如牛李之黨由於錢徽典舉之日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餘年於是又有畏嫌自私而矯時以為公者則有嫌於貴而不得舉者矣如韓退之之序齊皥是也有嫌於富而不得舉者矣如柳子厚與王參元書是也幸而不出於私則又不幸而入於矯夫其矯者必有所懲

也故覩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由則通榜取士弊且如此此唐名臣多由此出彼果何以致之耶豈其有徇私之弊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耶若夫崔羣之第緣梁肅杜牧之第緣吴武陵李商隱之第緣令狐陶盧肇之第緣李德裕每每類此亦何惡於請托哉

唐志謂進士尤貴得人亦盛唐志謂衆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盛然嘗論之以唐貢舉之員數較之他流則狹矣以唐貢舉之條式較之今日則疎矣然而足以

得人何哉曰儒科之重自唐始其狹且疎何尤焉而其流品之别公望之屬抑有自來故雖狹且疎而猶足以得人是儒科之所以重也章貫之嘗言禮部侍郎重於宰相憲宗詰其故對曰為陛下柬宰相者得無重乎權德輿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鎮兵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則知其時待之之異選之之重有在於是而其奮然於事業為國名臣者多出於其間前世所無也杜牧言國朝自房梁

已降有大功立大節者率多科第人也因歷數其人謂郝處俊來濟上官儀李元義婁師德張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劉幽求蘇頲父子張説張九齡張巡裴度凡十九人皆文武全才傑然不世出者然牧所言及其時而止間猶有遺者以此見唐史得人之盛非虛語也

漢科目漢之取士隨時設目益非一科其行之最久得人為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

才明經而已孝廉始於高祖賢良始於孝文茂才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之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此途出然愚以為碩大宏博之材要非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之選則其所得豈復有異才哉蓋明經止於藝以射策為甲乙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於射策與時世為俯仰非有直言極諫之士鄭司農謂舉孝廉比於周之賓興舉茂才比於周之興能此又名似而實非也是以業明經者志在於取青紫應賢良者志在於

貪權勢陳湯舉茂才有不奔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不能逃冒年之責以科目取士而得人若是其有卓然不羣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於科目也鄉里有推譽之公州縣有辟除之選故士之修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進而辟書踵門選拔州縣等而上之豈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銓選

漢無限年古者四十强而仕七十則引年而致仕故其

未仕也用其半生為學而後可以入仕及其既仕則以三十年宣力於國而晚歲休致又足以自養其筋力故下無躁進而上無貪位漢世士大夫自少至老初未始有限也劉向以十二為輦郎陳咸以十八為郎貢禹之子年十二而元帝欲禄之其入仕不幾於濫乎劉辟彊以八十為衛尉公孫弘以八十為丞相充國以七十餘為將軍貢禹以八十一遷御史大夫是未至於老癃者皆可以綰綬於朝也平帝始平中龔勝漢邴以年老乞

骸骨謁䇿遺之始有古者年至致仕不盡其力之詞後漢左雄議限年法四十以上始郡舉孝廉是二者俱有得於古人之意今制二十八仕七十致仕視漢世為得而所以致入仕之源者抑猶有可議者乎

遷轉漢之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髙下為升降故士亦俯首聽命而莫敢有所請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雄三十不徙官至有為太僕立功自髙至文而猶未離乎舊職則何有淹滯若此也賈誼超遷歳中至太中大

夫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禄大夫若此者又何其速也彼其黜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之權一出於我固未始有資格之拘然至於大臣不職去之可也收其印綬可也亦何至左遷他官以奪之哉孔光免丞相為博山侯久之復為光禄大夫位次丞相月餘為御史大夫未幾復為丞相以至韓安國蕭望之翟方進之徒皆以御史大夫為他官安國為中尉望之為太傅方進為京兆尹彼嘗執天子之政矣

嘗正百官而統其權矣今一旦降尊就卑使其僚佐比肩而治事豈所以待大臣哉國朝體貌大臣之禮可為萬世法

辟除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張故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是以朝廷無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其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於州縣者然後為五府所辟五

府舉掾曹然後為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為左曹掾史髙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為議曹史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别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為主簿此屬之辟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修潔於家而聞譽達於朝廷往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議而猶未至纎悉於法也今吏部注擬下自監宫莞庫之流一切選之尚書其年勞

資格而例以予之若執契券而責債其主奚暇問其賢不肖哉

選曹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官悉歸於吏部而唐承其制不能彌縫其闕更張其弊是以論者不滿焉唐之選法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天下之士奔走於往來秋而往春而歸歸裝未解而選期又至是以遠者不能至貧者老者不能至至者不能歸此其患一也其選法與禮部無異自五品而外更歷之久亦不能免庸

有顧重而不屑就者此其為患二也凡選無常員雖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則有出身二十年而不能禄者此其為患三也夫羣天下之士而決於一二有司之目察其貌言考其書判任公之吏力有所不逮容私之人亦何所不至至於請托縱横奸偽百出無足怪也此其為患四也唐都長安每歲常輸江淮之運以足饋餉今也進士雜流動以萬集僕馬之數又倍於是匱耗地力孰甚於斯此其為患五也又其莅官率以四考及其

滿秩理年即還限以歲數乃得選集得失之際又不可必去位者顧戀有不忍之意居官者放縱無堅持之操此其為患六也凡此六患唐之諸臣極言其故而求所以革之之方皆以為莫如復漢辟舉之法而卒不能行漢初風俗猶古郡國守相得自辟舉中葉以後猜疑交作拜徙如流則既已不可行而況又其後乎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今既郡守數易不如漢權任不如漢漢二千石下委之選除今以一命悉由

廷授而獨於辟舉欲循漢舊不亦難乎夫自漢武以來極力以收郡國之權至隋而後盡豈其能一旦復散之耶故辟舉之法雖善非復唐所能行也宋朝循唐選法而六患自亡乃有任人不任法之患似直過云

流品漢之用人不分流品視其材能勲績等而上之無有限格周勃以木强申屠以㕓張蒼宣以書佐魏相以卒史皆致位丞相然其入仕之始等級次第亦自有品節存乎其間其以明經博學進者則多除博士或大夫

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也其以材武勇猛進者則多除太僕或中郎將驂乘如夏侯嬰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法律進身則先以法官處之始為內史後為廷尉皆法官也黄霸以入粟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故始為卒吏後為均輸長皆掌財也雖其始有所分别而積功累勲無不可任者也漢官所以未免乎雜也武帝始用儒者為宰相革去軍功刀筆之選誠可為一代之良法而其後惟意所用亦不專用儒生汲

黷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蓋有激而云終漢之世清濁混淆上下無別以宦官典領尚書以儒術直祕閣尚書郎掌代王言而以令史久次補之宜乎丁邯恥以孝廉而為郎也誠使漢之用人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雜流品之不分何害哉

雜流蕭何著試吏之法然諷書九千字以上者得為吏又賜六體書而課最者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則為吏者因以諷誦字畫而為之矣至於太學選用文學掌故

之士則有補左右内史鴻臚卒史者有補郡守刺史以至二千石屬者則胥吏之職固無間於清濁貴賤而爲之也故兒寛以射策補廷尉卒史龔勝孫寶以明經爲郡史路温舒既爲獄吏而又以通春秋舉孝廉薛宣朱博皆起於書佐察廉補令丞而終至於丞相則知漢之胥吏亦以功次遷選而無所限格也東漢有三公有長史有符掾令所謂堂後吏是也或主長吏遷除或主民戶祭祀或主詞訟賊盜或主貨幣錢鐵或主倉庫郵驛

或主卒徒轉漕或主奏議兵事皆以天下名士為之特以進仕之要而朱穆何敞班彪李膺之徒卒由此途進用一時俊彦萃於輔相左右其裨佐不既多乎今顧以為雜流使士大夫從事於此則必以為恥而不肯為矣銓選之制四選之法尚矣文武歸之吏部欲其合也文武別之左右選欲其分也文臣之升朝者尚書左選掌之初任幕職州縣官侍郎左選掌之武官之升朝者尚書右選掌之自副尉至從事侍郎左選掌之官之升朝

者屬之尚書其次屬之侍郎此元豐之制也元豐以前曰審官東院則尚書右選也曰流內官曰三班院則侍郎之左右選也此元豐以前制也國初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使三班屬宣徽院所以然者葢磨勘之制未立而敘遷之法不復舉文武百官非有勞者未嘗遷秩故舉而委之大臣有司無與焉自時厥後既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矣則不得不分樞密之權而置審官西院既以宣徽所掌而歸三班院矣則不得不以幕職州縣

考課而歸之流内銓所以然者蓋磨勘之法既立叙遷之法既舉其事繁浩非大臣所能專故必舉而委之有司之職此元豐所以總而歸之吏部也因四選之分合原四選之建置則本末可以見矣

磨勘考課南曹之歷殿最必書御前之紙不及常事考課之法行之非一日矣然而始也其任在大臣其權在天子其後也其權在天子其任在有司又其後也天子不之問大臣不之與而有司之所謂考課者具文而已

矣國初文臣屬之中書武臣屬之樞密宣徽天子視握其權而進退焉此考課之始也淳化間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流内分宣徽之權而置三班雖曰移大臣之職而歸之有司然天子臨軒顧問猶有所謂黜陟者存焉此考課之一變也至其後也非時之恩沛一定之資歷迭為遷轉不復考校然或以天子之悔悟或以大臣之論薦猶未至盡委其權焉此考課之再變也又其後也既置審官西院又以其權盡委之吏部天子不加引

對大臣不與參稽有遷進而無貶黜事權軟靡不可復收雖有司亦末如之何也已此考課之三變也噫變而至此極矣五代之除文武諸臣考滿則遷敘遷之法一代之弊政也而太祖革政能可旌也擢以不次無所稱者雖老不遷魏仁甫之羨利並命遷秩張之華之無聞至十六年不遷當是時在臣無私心天子無廢法曷嘗以資歷為遷進哉淳化中天子慮大臣之務未清而百官有司不及察也於是移其職而歸之有司雖曰磨勘

一法有司主之然天子實為之進退焉故有遷轉者有貶黜者或引對而不改秩或供奉而至四十年不遷當是時天子嚴其法而有司不得容其情亦曷嘗有遷叙之弊哉至於真宗仁宗憫臣子之久次示一時之寛恩或以磨勘而進秩或以考課而進秩雖足以明仁心之形而不足以盡賢否之實然考課之際第以久次遷秩非勸沮之道天子猶知悔悟也悔悟則革之矣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大臣猶

加論列也論列則從之矣又況考覈引對此制未嘗缺焉其叙遷之弊亦豈如是之甚哉熈寧以來其權委之吏部上之人無與焉吏部既用格法不必銓量官秩則計歳月久而遷轉差遣則視資次高下而指射賢否混淆莫此為甚而後祖宗之良法廢弛無餘矣意始者慮考察之不精而委之有司今也慮考察之自勞而委之有司夫既視為有司之事則朝廷不過奏鈔畫聞而已於所重也而輕之祖宗之意安在哉然則如之何曰擇

之以主判之官而委之以銓選之權庶乎其可矣天下之事惟專其任而後可以重其責昔唐德宗命陸贄擇常參官陸贄不從齊抗不遣官考吏部謂非任人不疑之道為今日計盍亦專政部之任而重吏部之責乎昔蘇公紳請擇主判付以事事責成選事誠格言也誠使權衡不欺如王質所判以衡鑑自任如文潞公所言則人不敢欺誠使揭科條如魯宗道榜資闕如趙及銓事悉自予奪諸吏聽行文書如杜祁公則人不容欺得人

若是雖無法可也若觀其事而不知名實聽其言而不知好惡見其容而不知其厚薄不察所舉而不知所予凡所注擬徒使吏挾法於前曰某人於法在所取某人於法在所後無所可否惟法之為聽則寧不有愧於先正彭公之言也哉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八